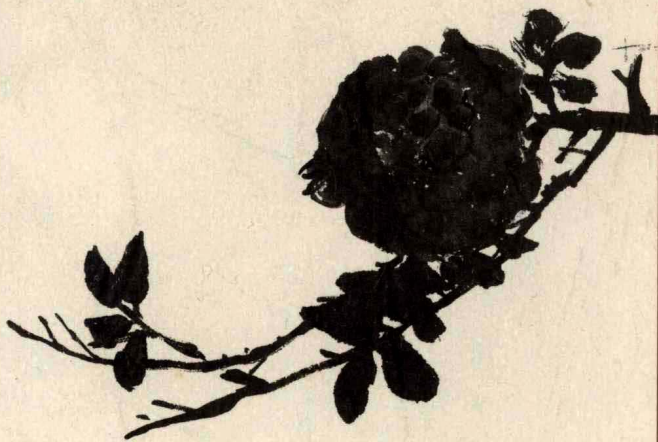


此納蘭若集，原刻
二十卷，刻中絕精。徐
師遺書，余得之石湖許，
得皆刻明時鈔。本之善
以深吾故，紙制帽之詞，適
不忌金盞之七，在辰姓分
前四日，內浦託，幸遇。
甲午十月，惜燕入京，
居一月，與嚴王，清宮，糖色
館中，親書，有納蘭小數一
明，洋洋絕妙，東璣中刻
有其復來，文筆絕冠，題
者幾遍，讀後，麻紙一紙，
手，在筆數，古竹，難作細
難，惟留，若氣，于特甚，
徘徊，而不忘，五七，解，從，
書，透，題，數語，此，各，時，日
為，甚，麗，幸，燕，謝，中，暖，如
著，此。
通志，建，嘉，二十卷，
唐納蘭性德著，原名成
儒，原刻本，九行，十
九字，白口，左右裝邊，
前有龍山友人便處，徐乾學
序，康熙三十年秋九月，每
物，嚴，魏，武，雲，著，建，編，序，
次日錄，收藏，有，刻，石，山，房

黃裳文集



卷四

榆下卷

黃裳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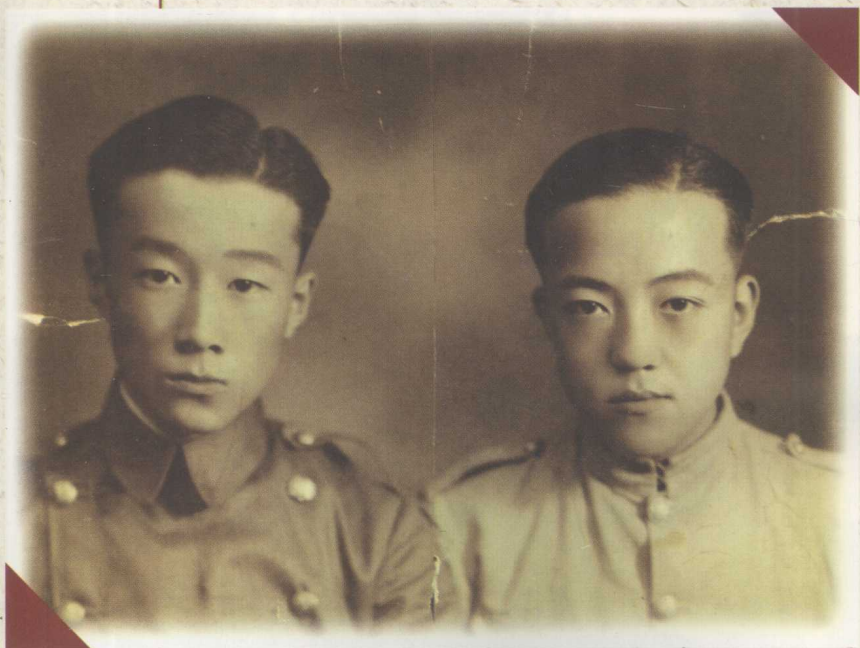
上海书店出版社

黄裳文集(4)——榆下卷

著 者: 黄 裳
特约编纂: 刘绪源
责任编辑: 龚建星
封面设计: 王震坤
技术编辑: 吴放 张绍军
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福州路424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展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2.5
字 数: 523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出版日期: 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22-280-4/I·84
定 价: 46 元(六册总定价: 275 元)



一九九六年在上海



三十年代初与周汝昌合摄于天津南开中学



(上) 晚明崇祯杭州刻本《吴骚合编》

(下) 明万历刻本《罗汉十八相》



(下) 清初刻余怀《咏怀古迹》

詠懷古跡

雲壑余懷著

金陵六朝建都之地山水風流甲於天下

米多為茂草予以暇日尋攬古跡形諸
以備採風然舉目河山傷心第宅華清
江南可哀其為悱惻可勝道哉

玄武湖

古蹟

浣花草堂

其六

有友有友在遠方或稱少年或老蒼遭亂化作長黃
虬碧血滿洒盈八荒王室風塵此亦得明落月滿
屋梁嗚呼六歌兮歌最苦春蘭秋菊長終古

其七

有弓救日矢救月帝閨未開晨星沒詞客哀時幾淚
無似寒老醜室皮骨何惜東海鯨波瀾變向西園採
薇蕨嗚呼七歌兮聲秋吞聲忍恨歸山丘

琴川毛氏沒古閣樓

(上) 清初汲古閣刻余懷著《七歌》

编者弁语

本卷所收，多为“书话”，这是作者最擅长的文体。

《榆下说书》、《银鱼集》和《翠墨集》都曾由三联书店印行，时间分别是1982年2月、1985年2月和同年12月。

因篇目太多，《翠墨集》中有部分作品移入《杂说卷》中。

当年，《榆下说书》初上市，读书界为之雀跃的情景，至今犹令人感慨。

1997年6月

目 录

榆下说书

- 书的故事 / 3
- 古书的作伪 / 8
- 西泠访书记 / 13
- 谈善本 / 18
- 谈题跋 / 23
- 谈集部 / 32
- 谈禁书 / 41
- 再谈禁书 / 49
- 书痴 / 55
- 祭书 / 61
- 《鸣凤记》 / 66
- 残本·复本 / 74
- 陈圆圆 / 82
- 杨龙友 / 99
- 插图 / 111
- 晚明的版画 / 118
- 关于柳如是 / 143
- 书之归去来 / 165

目 录

- 《金瓶梅词话》的故事 / 167
- 萧珊的书 / 170
- 《先知》 / 173
- 江湖 / 175
- 阿英的一封信 / 179
- 《革命者的乡土》 / 182
- 日记·日记文学·日记侦察学 / 184
- 论焦大 / 188
- 话说乌进孝 / 190
- 古槐书屋 / 192
- 碧藻馆 / 195
- 《版画丛刊》及其他 / 198
- 往事回忆 / 201
- 陈寅恪 / 204
- 寒柳堂的消息 / 208
- 槐聚词人
——一篇积压了三十年的报道 / 211
- 关于《管锥编》的作者 / 214
- 绣鞋 / 217
- 春灯燕子 / 220
- 马瑶草 / 223
- 消夏录 / 226
- 关于《随想录》的随想 / 232
- 涉江词 / 236
- 善本的标准 / 241
- 诸葛的锦囊 / 244
- 怕鬼的故事 / 247

西太后与现代化 / 250

慈禧太后吃饭 / 253

韩信的哲学 / 256

“蠹鱼”的悲与喜 / 259

关于陈端生二三事 / 261

放翁诗 / 266

后记 / 273

银鱼集

绝代的散文家——张宗子 / 279

张岱《琅嬛文集》跋 / 288

关于张宗子 / 295

关于余淡心 / 303

余淡心与金陵 / 315

关于吴梅村 / 325

《鸳湖曲》笺证

——吴昌时事辑 / 336

《笺证》补记 / 369

吴梅村《南湖春雨图》 / 381

再说《咏怀堂诗》 / 386

海滨消夏记 / 399

不是抬杠 / 409

姑苏访书记 / 419

西南访书记 / 424

西南访书续记 / 433

读《一氓题跋》 / 442

生小说《红楼》 / 449

沈从文和他的新书

——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 455

目 录

关于《提要》/ 465

阿英与书 / 473

淡生堂二三事 / 479

《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后记 / 502

《天一阁被劫书目》前记 / 521

梅花墅 / 533

后记 / 550

翠墨集

一册纪念岳飞的诗集 / 557

跋《城守筹略》/ 568

跋《利器解》/ 577

《拙政园诗馀》跋 / 581

跋《竹笑轩吟草》/ 592

记王茂远《柳潭遗集》未刻逸文 / 598

南田少年时事琐记 / 612

再记南田少年时事

——读《赖古斋文集》/ 619

《风怀诗》案 / 622

汪景祺遗诗

——跋《读书堂诗集》稿本 / 627

关于金冬心 / 632

藏书题跋 / 641

残本九种题记 / 658

云烟过眼新录 / 672

题跋之外 / 693

题跋一束 / 697

后记 / 711

榆下说书



书 的 故 事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最近，这些失了踪的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是当年抄去的书的部分草目，要我写出几份清单来，然后才能一本本的找出、发还。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厚厚一本残乱、错讹的草目，灯下独坐，慢慢翻阅，真是感慨万千。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据以写过什么文字、获得过怎样的欢乐……，这样的故事，如果一一回忆、写下，

那将是另外一本厚厚的有趣的书。当然,有趣也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在旁人看来到底怎样,那可一点都没有把握。

如果说多年来从买书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经验的话,自然也可以这么说。这种经验是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用处,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只是搬出一些掌故、趣闻,虽然也多少会有些资料价值,但到底过于无聊了。今天书店里已经很难看到线装书,如果按照这些经验企图加以实践,那也不免是笑话。因此,我不打算写什么《书林清话》之类的东西。此外,我开始买书时,本来是以搜求“五四”以来新文学书为目标的,不过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兴趣转向线装旧书方面去了,旧有的一些新文学书的“善本”也陆续送给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因此,这里所谈的大抵以买线装书的经验为主。

说起经验,其实也是平凡无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说不定。我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才是唯一的办法,其他种种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

如果说这也算是经验,在有的朋友看来,是不免过于可笑而且沾染了浓重的铜臭气味了。这样的话,就连过去以附庸风雅为要旨的达官大贾也不肯说出来的。然而它却是实在的,没有法子想。

我过去曾经一直不肯相信这一条,而且事实上也无法照办,因为我毕竟不是达官大贾。我倒是一直跑小铺、逛冷摊,总希望能有好运气,会遇见什么宝贝。不过实践的结果是,巡阅书摊二十年,好像只买到过一册较中意的书,那是王国维的诗集《壬癸集》,薄薄一本,开本却很大,用的是日本皮纸。这是王国维住在日本时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书中有墨笔小楷校字,是王观堂的亲笔,估计这书是他送给况蕙风的,因为卷中有蕙风的儿子又

韩的印记，不知怎样流落在地摊上了。除了这本书以外，好像就不曾从摊上买到另外什么好书过。

事实上所有比较好的书，毫无例外，都只能从书店里得来。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张宗子(岱)的手稿《史阙》以及康熙原刻的《西湖梦寻》，不禁为之激动了。书店主人告诉我这些书是从浙东山中收来的，是张氏家传之物，说得也真历历如绘。没有办法，只好预支稿费，多方设法，终于买到手中。等我捧着书又路过书店前街的书摊时，才知道这些书原来就睡在这里的地上，是被书店发现了买去的。什么浙东山中云云，原来不过是书店老板创作的美丽的故事。

这件事给我颇深的印象与教育，从此逛地摊时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好兴致。

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验，是买到了崇祯刻的《吴骚合编》。这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要列入善本书目的，但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孤本秘笈，少具规模的图书馆大抵都是有的。不过我所遇到的一部却不是平常的东西。这是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真是锋棱毕现，飘举的衣袂的线条、人物眉眼的细部刻画都清晰生动，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那张棉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记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叶作用的扉叶也完好地保存着。这种印本，是连《四部丛刊》续编的底本也是望尘莫及的。看书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旧庐王氏的旧藏。当年此书从杭州出现，郑振铎曾与王绶珊争购。最后结果不问可知，教授当然不是盐商的手。为了此书，我除了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这中间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这件事很快就为书店中人哄传，认为我是干了一件“蠢事”，也算是一桩“豪举”。这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